

# 韩国与阿联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sup>①</sup>

钮松

**摘要:**2009年底,阿联酋以进口韩国核电站为契机,与韩国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即以民用核能合作为先导,兼顾油气开发等领域的合作,并由此通过军事交流、装备引进以及共同打击海盗等措施向军事领域拓展,其长远目标还包括文化和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合作。韩国与阿联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韩国中东战略和阿联酋“向东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所面临的更关键任务是在未来数年如何更好地落实业已签署的相关协议,以促进两国、东亚与中东地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韩国 阿联酋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起源 发展 动因

韩国的中东外交开启于朝鲜战争时期与土耳其结下的兄弟情谊,其中东外交历经国际格局的变化和自身外交政策的调整。韩国迄今已与除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以外的所有中东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巴勒斯坦建立了官方联系。韩国中东外交的实施途径主要包括:经济外交(包括民事和军事经贸交流)和国际贡献外交(包括提供发展援助和开展国际维和等政治和军事活动)。韩国中东外交的具体方式包括:(1)国际组织外交,即在G20框架内与沙特、土耳其合作,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框架内与土耳其、以色列合作,在“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sup>②</sup>框架下与阿联酋合作等;(2)双边外交,即通过韩国中东非洲协会、韩国中东协会和韩国阿拉伯协会等组织推进,以韩国—中东合作论坛为框架与中东国家进行合作等;(3)宗教与文化外交,即发挥韩国穆斯林在对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外交中的作用,韩国基督徒在对以色列外交中的作用,韩国传

统文化在对中东外交中的软实力等。韩国中东外交的聚焦领域涵盖:(1)油气资源开发,如与海湾国家;(2)对阿拉伯国家的粮食出口;(3)高科技领域合作,如与以色列;(4)核电站建设,如与土耳其和阿联酋;(5)安全与反恐,如向伊拉克和阿富汗派出维和部队和向索马里海域派出打击海盗的海军编队。从整体看,韩国的中东外交从属于美国的中东战略。韩国与土耳其、以色列、沙特、伊朗、利比亚等中东大国的关系发展受到美国压力,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驻军更是出于盟友道义。然而,韩国独立自主中东外交的突破口则出现在海湾小国阿联酋。阿联酋出于摆脱沙特的地区控制以及在安全保障上对美国的戒备心态,选择与韩国开展战略合作。韩国则首次在没有美国的监管下建立起与阿联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韩国与阿联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缘起于韩国

①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国际关系视角中的伊斯兰朝觐研究》(项目编号:13CZJ017)、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项目《海合会的大国外交战略研究》(项目编号:KA159225)研究成果。

② 韩国时任总统李明博2010年6月发起成立,其目标在于在全球范围内引领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对阿联酋的核电站出口、油气开采合作和建设东亚石油储备基地等项目,并在此基础上向阿联酋派驻韩国特种部队,训练阿联酋军队,与阿联酋合作打击索马里海盗。笔者试图以韩国与阿联酋关系为例,探索新兴国家之间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特点和模式。由于这类国家对彼此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缺乏官方的内涵界定,所以更适于基于案例研究法,通过详尽梳理案例予以总结,否则这些国家宣称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或仅能被视为某种外交辞令。

## 一、韩国与阿联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起源

通常意义上认为,战略往往与大国相关;而“战略合作伙伴”理念的出现则与世界由战争世界向贸易世界的转型有着巨大关联,与传统的大国结盟有着本质不同。大国试图着力于非军事领域的合作,但政治冲突与军事威胁往往阻碍了大国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落实。韩国与阿联酋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其着眼点虽集中于安全目标,但首先具体实施的项目却是在民用领域。

韩国与阿联酋通过核电站建设建立起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未来,阿联酋可能因油气资源枯竭而导致电力出现缺口。为避免造成国际社会不信任,防止激化伊朗核问题而导致海湾局势恶化,阿联酋选择西方国家及其盟国的核电企业作为自己核电站的建设者。韩国基于国内成功经验,需要将核电站建设输出作为其新的经济增长点。尽管国际社会对阿联酋心存疑惑,但阿联酋核能公司仍然于2009年12月与韩国电力公社签订了价值200亿美元的合同。韩国政府为其首例核电站出口给予强有力的支持。<sup>①</sup>阿联酋成为首个使用民用核能的阿拉伯国家,而且也是韩国输出核电站的首个国家。两国将核电站建设作为双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中之重。为支持这个项目,韩国进出口银行(Korea Ex-imbank)提供相应资金。2010年4月,阿联酋正式

确定在布拉卡建设第一座核电站。“布拉卡一号”将于2017年投入运营,其余三座也将依次间隔一年投入运营。

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0年5月27日,“阿联酋—韩国商务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旨在为双方企业家提供全方位支持。在核电站建设期间,韩国承担了为阿联酋培训相关技术人才的任务。不仅如此,韩国电力公社还与阿联酋应用技术研究所签约,为其培养熟练员工。这些员工在核电站实际运作中起到关键性作用。

为进一步落实两国之间关于核电站建设的协议,2011年3月12日,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访问阿联酋,除与阿联酋元首会晤以外,还出席了首座核电站的开工仪式。2011年3月15日,韩国电力公社确定将在2015年向阿联酋提供总价值2300万美元的2座核电站模拟器,用于训练核电站操作员。这也是部分落实两国之间业已签署的核电站协议。2012年7月,韩国电力公社承担的布拉卡地区核电项目一号机组开工建设。2013年5月28日,该项目二号机组也全面建设。2014年5月20日,韩国总统朴槿惠访问阿联酋,并出席布拉卡核电站一号机组的设置仪式。两国均认为,应以核电站建设为中介加强全方位合作。朴槿惠指出,“布拉卡核电站已经不仅仅代表核电站建设,更是在今后百年里让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变得更加深厚的核心事业,具有非常大的象征意义。”阿联酋穆罕默德王储指出,两国关系已不仅仅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是朝着“兄弟国家”迈进。<sup>②</sup>

由于核电站建设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韩国与阿联酋之间最为紧密的经济合作仍然是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阿联酋是韩国第二大石油进口国,而石油则是阿联酋主要的出口产品,在这方面双方形成互补态势。以两国核电站合作所确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依托,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与韩国石油

① [美] Danny Burkli, “UAE to be the First Arab State to Use Civilian Nuclear Power”, *Hürriyet Daily News*, March 7, 2011.

② 《韩国总统朴槿惠访问阿联酋》, KOREA.net网, 2014年5月21日。http://chinese.korea.net/NewsFocus/Policies/view?articleId=119530.

公社于2010年8月2日签署了石油储备与石油开发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阿联酋旨在更加经济和便捷地向东北亚地区出口石油,而韩国则期望建设东北亚地区石油港。经双方商议,目前的储备基地规模为200万桶,日后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储备能力将扩大。该备忘录为韩国开发阿联酋石油开辟了道路。韩国石油公社与阿布扎比石油公司将组成联合测评组对阿布扎比油气田进行调查。韩国将主要参与阿联酋深海油田开发。<sup>①</sup>相较于石油产业,阿联酋的天然气产业发展相对缓慢。2009年4月,阿联酋便商议将总价值达100亿美元的天然气工程项目中的15亿美元项目给韩国。2010年7月12日,韩国三星工程公司与阿布扎比天然气开发公司签署了该项协议。该项目位于距阿布扎比西南180公里的沙赫地区,目前已经竣工。2011年3月13日,韩国与阿联酋两国元首签署了关于韩国公司参与开采石油的谅解备忘录。韩国石油公社与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了开采3个油田的协议,其石油储量至少10亿桶。不仅如此,双方还确定为韩国在阿布扎比的油库储存600万桶原油以备不时之需,并允许韩国优先购买其未来开采的原油每日30万桶。<sup>②</sup>2012年3月5日,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与韩国石油公社正式签署了为期30年的油气特许开发协议。这是继日本之后第二个亚洲国家获得在阿联酋的油气开发权。不仅如此,韩国还参与阿联酋油气开采相关工程建设。2014年7月,韩国现代重工获得阿布扎比海洋石油运营公司的招标,该19.4亿美元的订单涉及综合油气平台及海底和场内电缆铺设等业务,预定完工日期为2019年下半年,届时纳赛尔油田的日产量将从2.2万桶提升至6.5万桶。<sup>③</sup>2014年11月11日,两国在阿布扎比就此海洋工程项目正式签约。

韩国与阿联酋事实上已经将核电站建设与油气开采、海洋工程建设等项目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相互合作与依赖并存的关系。

## 二、韩国与阿联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

与核电站建设、油气资源开发等项目相比,韩国与阿联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逐步突破原有议程向军事领域拓展。这种拓展来自于阿联酋以核电站项目为契机要求韩国派兵驻扎的请求。

阿联酋由于国防力量不足,在面临地区大国压力以及内部反对派时,尤其是阿联酋对于地区大国伊朗的防备,需要获得新式武器以面对突发事态。2010年5月,阿联酋就向韩国订购了总价值为560万美元的40枝K11步枪。该型号步枪既能发射20毫米的榴弹,也能发射5.56毫米北约制式子弹,还配有电脑集成激光测距仪以及红外夜视瞄准系统,有效射程达500米。这是韩国K11步枪出口的首个国家。韩国还打算以此为契机向阿联酋推介T-50教练机和K2主战坦克等高科技装备。

除进口先进武器之外,引入外国武装力量的驻扎也是阿联酋的重要选择。阿联酋首先与美国发展军事合作关系。阿哈弗拉空军基地和阿里山港为美军在海湾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sup>④</sup>阿联酋积极促进外国军队驻扎的多元化,以消除过分亲美的形象。在要求韩国出兵之前,已有10国军队驻扎阿联酋。对于韩国而言,出兵阿联酋有着巨大的战略利益,如韩方表示,对阿联酋邻国来说,有利于改变他们对韩国的看法。<sup>⑤</sup>更为关键的是,此举将开创韩国向非战乱地区派兵的先例。韩国此前有过向中东战乱国家派兵的经验,如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驻军。不过,“韩国人质事件”<sup>⑥</sup>频发后,韩国军

① [韩] 崔贤哲《阿联酋选择在韩国建设东北亚地区石油储备基地》,《中央日报》2010年8月3日。

② “Korea Signs Major Oil Deal with UAE”, Chosun Ilbo, March 14, 2011.

③ “Contracts Let for Nasr Work off Abu Dhabi,” July 25, 2014. <http://www.ogj.com/articles/2014/07/contracts-let-for-nasr-work-off-abu-dhabi.html>.

④ 孙德刚、邓海鹏《美国调整海湾地区军事基地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5期。

⑤ [韩] 南宮旭《青瓦台为促成阿联酋派兵进行积极说明》,《中央日报》2010年11月6日。

⑥ “韩国人质事件”即近年在中东多国发生的韩国人被武装人员劫持甚至杀害的事件,其目的都是为了向韩国政府施压。

队陆续撤出。由于韩国参与了大量的阿富汗重建工作,为了保护韩国在阿富汗的利益和工作人员的安全,继美国之后,韩国组建了由军人、警察和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省级重建队”,重新驻扎阿富汗,这为韩国派兵阿联酋提供了经验支持。2010年12月12日,韩国国防部表示,将派遣“军事训练合作团”赴阿联酋,其“任务是援助阿联酋特战部队教育训练,进行两国联合训练和演习,战时保护国民等”。<sup>①</sup>2011年1月10日,韩国赴阿联酋“阿克”部队在光州举行出征仪式。该部队由130人组成,配有K11步枪等先进武器,将驻扎在阿联酋阿莱茵特战学校。李明博总统指出,“部队的部署将被证明对于韩国巩固自身能源安全并扩大其在中东的贸易基地具有极大帮助。希望阿克部队充当连接韩国与阿拉伯地区的桥梁,有助于培育友好关系。”<sup>②</sup>可见,“阿克”部队在阿联酋期间肩负着加强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使命。这一过程中,韩国部队军事能力也得到强化。韩国中东政治学者徐正敏教授指出,“韩国部队在传授有价值技能的同时,也从阿联酋受益,即获得在其祖国不可能取得的经验。”<sup>③</sup>

2011年1月15日,索马里海盗劫持韩国“三湖珠宝”号货船及21名船员的事件,促进了韩国与阿联酋之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提升。“三湖珠宝”号货轮为挪威籍,实际拥有者为韩国,在从阿联酋驶往斯里兰卡途中遭劫持,被绑架船员包括8名韩国人、11名缅甸人和2名印尼人。1月21日,韩国索马里护航海军向海盗发动进攻。经过数小时激战,共有8名海盗被打死,5名被生擒。尽管韩国从2009年开始向索马里海域派遣护航编队,但一直避免与索马里海盗发生激烈交战,如之前“三湖之梦”油轮被劫持217天,缴付950万美元赎金之后才被释放。而韩国此次采取猛烈袭击行动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为了摆脱“延坪岛事件”以来韩国政府和军方的被动局面。其次,韩国与阿联酋核电站项

目和驻军计划为双方良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如何将俘获的5名索马里海盗押送回韩国是一个重要问题。阿联酋王室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于“三湖珠宝”号没能获得阿曼政府的入港许可,因此通过海路押送海盗赴韩国受审的计划受挫,而空运海盗也存在资金和现实困难。韩国总统李明博求助于阿联酋王室,动用阿联酋王室专机押送海盗,既提高了押送效率,也不会造成与其他伊斯兰国家之间的矛盾。最后,驻阿联酋“阿克”部队提供了安全方面的保障。2010年1月30日,10名“阿克”部队成员押送5名索马里海盗回到韩国。虽然同属阿拉伯国家,但阿联酋船只也有过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历史,不仅如此,索马里海盗劫持船只中有涉及与阿联酋贸易往来的船只,韩国“三湖珠宝”号便是例证,这实际上也影响了阿联酋的利益。借两国2011年1月在索马里海盗问题上的合作之机,韩国外长于当年2月初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外交大臣会谈,讨论两国在贸易、政治、军事、文化、卫生和教育等领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11年3月初,基于中东动荡对于韩国侨民的冲击,驻阿联酋的“阿克”部队对于提升韩国在阿联酋人员的安全感有着重要作用。他们肩负着保护5500名韩国侨民的任务。阿联酋在应对安全局势方面,从长远看也需要包括韩国军队在内各国驻军的协助。2011年3月12日,访问阿联酋的李明博总统接见了“阿克”部队。他指出,“阿联酋(对于韩国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国家。韩国与阿联酋可以被视为拥有兄弟般的关系……你们中的每一位都应当扮演大使般的角色。”<sup>④</sup>不仅如此,利比亚局势的骤变以及韩国与阿联酋对于卡扎菲政权的共同态度,促进了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2011年2月24日,韩国派遣索马里海域护航海军“青海”部队前往利比亚撤侨。在此数月之前,卡扎菲政权与韩国之间因“间谍”事件已生嫌隙。而阿联酋在阿

① [韩] 郑堉洙《韩国特战司130人下月11日派往阿联酋》,《中央日报》2010年12月13日。

② “Deployment of South Korea Akh Unit to UAE”, KBS, January 12, 2011.

③ [英] Daniel Bardsley, “South Korea Elite Forces Arrive in UAE”, The National, January 13, 2011.

④ [韩] Lee Chi-dong, “Lee Says S. Korean Troops in UAE Crucial for Bilateral Ties”, Yonhap News, March 13, 2011.

布扎比的一个港口为“青海”部队提供临时停靠以进行人员轮换。2014年5月20日,朴槿惠总统在阿联酋接见了“阿克”部队官兵。基于韩国在中东的海外利益,加上阿联酋对“阿克”部队的大力挽留,虽然“青海”部队和“阿克”部队派驻时间原定于2014年底到期,但是韩国政府于2014年9月30日召开国务会议,决定将两支部队的派驻时间延长一年。2014年12月1日,韩国国会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不仅如此,此次会议还通过了《有关国军参与海外派遣活动的法律案》,这是对原有《关于参加国际联合维和行动(PKO)的法律》所规定的海外派兵条件的突破。在野的韩国正义党指出,“韩国有可能打着维和的名义从经济角度出发扩大海外派兵。此前韩国就以维和的名义向阿联酋派兵,这被视作阿联酋政府大手笔购买韩国核电的‘回报’。”<sup>①</sup>

### 三、韩国与阿联酋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动因

韩国与阿联酋自1980年6月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双边关系发展长期呈平稳态势。进入21世纪,双方除石油贸易往来外,韩国还承建了阿联酋大量海水淡化设施建设、迪拜塔等大型工程建设,向阿联酋大量出口家电产品,并在迪拜金融危机之后表现出引入伊斯兰金融的兴趣。正是由于韩国与阿联酋在经贸领域的长期合作加深了相互了解,双方以建设核电站为契机正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便水到渠成。韩国与阿联酋关系的深化与发展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与双方的国际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

首先,阿联酋的战略选择是阿拉伯世界“向东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结束后,“向东看”政策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主流。进入21世纪,“向东看”政策日益清晰。“近年来,阿拉伯国家既向着亚太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也向着印度等亚洲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还向着巴西等亚洲

以外的新兴经济体。”<sup>②</sup>实际上,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君主国,对于美国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心态。他们与美国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寄希望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同时,也发展与包括韩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新兴国家之间的交往。虽然沙特是海合会的“核心市场”,但阿联酋的地位也不可小觑。“过去10年来,阿联酋崛起成为GCC的先驱者及创新中心”,“迪拜很快就成为这个区域的经济中心,但后续的发展更为精彩。没有多久,它就在全球舞台上大放异彩。”<sup>③</sup>阿联酋具有3大优势:经济转型、对企业开放和良性竞争。正是由于阿联酋联邦制所造就的自由竞争活力及其向世界开放的心态,在“向东看”过程中,拥有较强经济实力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韩国便成为阿联酋重点考虑的对象。韩国虽然是美国的盟友,但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开始采取在巴以之间“不偏不倚”,实际上“亲阿拉伯”的中东政策。这为韩国与阿联酋顺利建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阿联酋在与美国就使用民用核能达成谅解之后,将建设核电站视作油气资源枯竭之后,国家长远发展战略来实施。韩国工程的优秀质量、雄厚的资金后盾以及韩国政府的大力支持等都展现在阿联酋面前。韩国与阿联酋30余年的友好交往和核电站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得阿联酋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核电站项目紧密联系在一起,而韩国以自身的优良技术、优惠的价格和高速的工期等优势击败西方国家核电企业,顺利将核电站成功出口。

其次,韩国中东战略的成功实施。韩国自建国以来,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经济腾飞以来,积极发展与中东国家的全方位关系。韩国实际上在中东实施了三环外交:第一环是面向整个中东国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韩国中东协会”,还成立了“韩国—中东合作论坛”并召开了数次会议;第二环是面向数量占主导地位的阿拉伯国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

① 王刚《韩出台首个允许海外派兵法案》,《法制日报》2014年12月9日。

② 安惠侯《阿拉伯国家“向东看”政策评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1期。

③ [美]阿米尔·雷曼《迪拜 & Co.: 掌握海湾国家商机的全球布局》,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68-76页。

“韩国阿拉伯友好协会”和“韩国阿拉伯协会”；第三环是面对油气资源丰富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合会及其成员国，韩国与海合会正在就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因此，处在海湾地区的阿联酋便成为韩国中东外交的重中之重。不仅如此，韩国对于中东国际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并采取相应的对策。中东地区在参与国际合作时，存在着相互区别又相互糅合的三种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现代国际体系）、伊斯兰国际体系和部族体系。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主要通行于与地区外国家的关系；伊斯兰国际体系主要通行于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关系；部族体系主要通行于中东次国家行为体的部族地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韩国的中东外交较好地处理了与中东国家各级政府、宗教领袖以及部族长老之间的关系，大力发展中央政府外交之外的地方外交和宗教文化外交。韩国早在1999年便成立了“全国市道知事协议会”，其任务包括：协助地方政府、促进地方分权、政策研究和支援地方政府国际化。其中“支援地方政府国际化”主要包括：推进韩国地方公务员的海外培训和外国地方公务员赴韩培训两大方面。<sup>①</sup> 韩国还大力发挥伊斯兰教在其中东外交中的积极作用。韩国伊斯兰教团积极参与在中东的经济外交、国际贡献外交和营救外交等，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sup>②</sup> 韩国的地方外交与宗教文化外交构成了其推进与阿联酋关系的背景和框架。2010年6月，一场由京畿道舞蹈团组织、纪念两国建交30周年、名为“韩国运动与节奏”的歌舞表演在迪拜扎耶德大学会议中心上演，这是两国文化交流项目的组成部分。阿联酋于当年5月派员参加了在韩国新济州举行的、由“韩国阿拉伯协会”主持的“第三届阿拉伯文化节”。<sup>③</sup> 这种由地方开展的宗教与文化互动是韩国地方外交和宗教文化外交融合的典范。

尽管韩国与阿联酋并未明确定义它们所确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从所涉及的领域和动因来看，双方是以民用核能合作为先导，兼顾油气开发等领域的合作，并由此通过军事交流、装备引进以及共同打击海盗等措施向军事领域拓展，未来还会拓展至文化和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合作。韩国与阿联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韩国中东战略和阿联酋“向东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亚与中东之间业已存在的多途径、多领域的地区间交流与韩国和阿联酋之间的交流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韩国与阿联酋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自2009年12月建立迄今仅仅走过5年多的时间，而两国的外交交往却已超过30年，双方关系逐步深入发展。韩国在阿联酋实现了核电站出口以及向非战乱地区派驻军队的突破，甚至以此为契机出台“海外派兵法”。阿联酋则通过韩国开始了向后化石能源时代以及安全来源多元化的过渡。两国所面临的更关键的任务是，在未来数年如何更好落实业已签署的相关协议，促进两国和地区间关系进一步发展。韩国与阿联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体现了韩国力争在东亚和中东两大新兴地区间合作中扮演领军角色的动机。韩国与阿联酋关系的发展对于中国中东外交，尤其对海湾地区的外交存在强有力的竞争。中国当前正在大力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在发展同阿联酋等经济、政治实力不断上升的中东产油国的关系中，除发展正常的双边关系以外，还要加强与东亚主要势力，如韩国、日本和东盟之间的协调，避免恶性竞争。这样才能实现两个地区的长久和平与共同发展。

本文作者：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副研究员，  
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 兼职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 冰

① “支援地方政府国际化”，[韩]全国市道知事协议会网站。http://www.gaok.or.kr/chi/c02\_act/act040.jsp.  
② 钮松《伊斯兰教与韩国的中东外交》，《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3期。  
③ [阿联酋] Mohammad Al Jashi, “Cultural Ties Help to Bind Links between UAE and South Korea”, Gulf News, October 16, 2010.